四明尊堯集後序十卷

右四明尊堯集者芻蕘改過之書也昔諫省所論合浦所述妄推王荆公以爲神考之師又妄以王荆公擬於伊尹議論乖錯得罪公議窒惕悔恨故不敢不改也夫芻蕘者匹夫之采薪者爾其人未必有知而其言或不可廢心竊效之此集之所以作也聖主詢知因命取焉此集之所以達於上也野人之芹欲獻無路適逢詔索鼓舞而進之自以爲適及其時不知其可不可也集有序進集有表自得罪至台又有謝表瓘所以改過之

因。并所以得罪之由。皆具於二序一表之中。夫辟廱坐像。天下之有目者無不見也。天子無北面之禮。天下之有耳者無不聞也。神考任相先舉後黜之序。合於虞舜。天下之有心者無不知也。芻蕘雖陋。是亦有目有耳有心之民耳。四海九州豈獨一芻蕘哉。集衆說而進之者乃芻蕘之任。易輕生者爾。其心以我宋爲重而不合乎明哲保身之義。下愚不移不可改也。己政和元年十一月始至竄所。二年正月尚書省劄子委台守取索尊堯集副本。副本在明州徐璋秀才家。台守於朝

旨之外。遣兵官突來追攝。囚之於石佛寺。然後遣兵官入家搜索。并牒明州遣兵官搜索徐璋之家。初璋之所撰尊堯集有二。合浦其一也。四明其二也。凡合浦所著不忍以荆公爲非。故其論皆回隱不直之辭。每自覽此書內愧外汗。是故離家之日獨取改過一集置於行篋。到台不敢復閱。即以寄於數百里之外。屬友人藏之。及自石佛寺得釋。又遣僕往通州本家取索前集之藁。以俟再索。五月果又有旨取合浦集副本。然切考批中之詔辭。旨溫潤。然後知正月之索奉行峻切。非聖主之

意也。瓘自抵丹丘。鼈詭尤極人情畏惡日甚一日。當此之時。察之於衆毀之中。知其有愛君之意。雖在危辱。或庶幾乎無憾者。復何人哉。賢士大夫。嗟憫之餘。或惡其以訐爲直。或責其干時而動。或疑其所以著書者。初緣私隙。或謂其所以忘生者。專爲取名。往往多中其病。嗚呼。直而不訐。動而不干時。以公滅私。名實相副。此皆賢知之事也。愚不肖者而責之以此。是乃賢士大夫樂成人之美者。汎愛長厚之情爾。又或以謂善善惡惡者。春秋之義也。芻蕘之書。曷可僭此。瓘則以爲不然。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孔子乃萬世聖賢之父。孟子乃百世學者之兄。父其父。兄其兄者皆子弟也。父之志。兄之願。皆本於春秋。則天下之爲子爲弟者。當繼其志。隨其願而已矣。義當繼隨。乃古今子弟日日常講之事。若以是爲僭。則是棄此而取彼者爲不僭矣。又況天尊地卑。卽是君臣之義。凡在覆載之間。有心知血氣之類。皆由其理。由之而不知者。非不具也。父坐而子立。羔羊有之。君一而臣二。螻蟻有之。夫羊蟻以來至于今日。爾而不斷者。非此理乎。冠屨衣裳。一芻蕘其性。雖異而同。具之本。皆出乎一。理自太古。易其

位則此理倒矣。芻蕘之所論者。論此而已爾。故瓘進四明表云豈敢有善善惡惡之辭。但欲明尊尊卑卑之義。何嘗有僭擬之論乎。取諸羊蟻驗諸天地。然後知辟廱坐像。及天子北面之說。爲不然耳。初建中靖國元年。蒙恩除實錄院檢討官。瓘辭不敢受。當是之時。未有辟廱坐像。而王氏自聖之書。已在史院矣。鋪張短薄之詞。紀述我宋之事。知而爲之。其亦忍乎。自王氏作畫贊以來。宗王氏者。皆以荆公爲過孔子矣。畫贊唱於前。坐像應於後。迨今三十餘年。元祐學術雖已焚蕩。而熙寧之異論。其在人心者未泯也。如中丞呂公所陳十事。瓘盡取其言載於集中。又曰錄所造熙寧之初對。上之言曰。他時共致太平。惟呂惠卿一人可望。又嘗謂呂太尉之學。出於生知。又熙寧之末。呂太尉宛邱奏劄之言曰。安石聞望一旦掃地。又謂臣之所言。皆中安石肺肝之隱。瓘於尊堯集亦載此語。因繫之以言曰。呂其呂其。其趣雖異。而中其肺肝之隱則一也。凡集中所載如此之類。雖曰得之公議。然而取捨之際。亦繫芻蕘一時之見。豈敢以私意斷其是非乎。更在後之君子審辯而已。瓘竊謂

天下大理。譬如一身。衆賢之在身。猶手之有拳指也。其爲拳也融結而不貳。其爲指也分布而不一。指縮而爲拳。拳舒而爲指。或弛或張皆此手也。一動一寂皆此身也。身者天下之大理也。鼓身之物其唯手乎。

聖主聖度如天。無不包覆。前日放廢之臣。時一叙復。不終棄也。一日舉而詢之。則必各有對。上之言矣。開陳大理。博訪公議。則神考任相終始之意。我宋强盛不拔之本。何患於不白哉。今日芻蕘之死生何足算也。俚諺曰。市無丹砂。勿棄赤埴。盧華並試。野醫退藏。此亦自然之勢也。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前年初抵丹邱。卽杜其門。默自喻曰。心所欲陳。苟己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然而緣取副本。內外紛擾。又半年而後定。方追逮囚閉之時。旨外施行。旣不可測。顧計旧前因有係吝之意。旣而愧且嘆曰。口談致命。而心則動搖。將何以善其死哉。念自離合浦以後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於此集矣。終誤咨詢。聲實俱墮。尚欲操之而不捨乎。初政典局奉旨取索。瓘以此集未經奏 御。非人臣所得先見。故函封具奏請於

御前開折。由是徑達。一覽。方舜主繼堯之時。聞尊堯之說。舜心開納留中不復降出昔者竊聞之矣及尚書省取索副本劄子付台守乃云其尊堯集元初進本在張商英家。已下衡州取索茲乃實封不下司密劄之語非萬方疎遠所可遽闚者也今除副本之外尚餘此藁不敢復藏於私室矣欲罄其餘語跋於此集之後以俟後賢而心力疲乏恍惚健忘每思索文字則悸眩不寧臨紙數休勉強累日僅能終篇人知其艱疵且死而不知其衰耗又如此矣雖復戀此餘生將何以哉又況絕祿以來苟營活路積垢如山死有餘愧雖並舉百川之水其將何以自滌乎就使鷦鷯之命幸脫寬網而身心垢憊亦明時之棄物矣敢不知乎敢不知乎安養不在彼浮雲非我有此涑水公所謂安樂國也洗心之藥莫良於此晁文元公亦云但以無生一方徧治衆病前哲之所自悟先覺之所躬行實告之矣心不頓革敢不習乎淵氷之地死將及之尚敢懈乎蓋捐書不讀亦不復爲文冥心待盡自今日始嗚呼生而爲太平采薪之民歿作我宋無憾之鬼復何事哉而今而後真可以忘言矣此

可與知者道難與不知者言也政和六年八月二十八
日特勅停送台州羈管前宣德郎賜緋魚袋陳瓘書于
寶城之南

先父忠肅諫議在崇甯間奮身徇國危言
正論未易殫舉而其推崇　君父排抑姦
罔尤見於尊堯一書昨季兄待制守邵陽
日嘗刊版於公庫正綱叨屬漕臺又得書
坊本訛脫至甚因用舊本以俸金命工鋟
木藏諸私室非敢暴耀掠美深愧此書泯
滅失真而先父愛君憂國之誠無以貽範
於後裔云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望日男
右奉議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賜
緋魚袋正綱謹書

藏園鈔本

仿書棚本於棚

太祖忠肅公著尊堯一書為姦人詆誣欲殺其身火其書而不可得紹興間公之仲正同以家藏本始刊於昭武公之季正綱因書本訛甚重刊于三山蓋深懼泯滅無以貽範其子孫也柰何世故多更舊版銷燬為子孫者可不思繼其志以傳於後人歟昔先子松磵公諱宣子嘗刊責沈文及年譜亦有志是書而不克獲後至元丁丑東汀

裕齋陳侯　洪　來尹沙陽拜謁祠下詢

訪遺文因奉祀田之入復歸于祠文綢乃
告族長桂山曰祀祖且歸矣吾太祖忠君
之誠萃于尊堯一書不可以不傳後族長
書沈文

適粵而北轅粵不可至從粵人而置於齊
里則粵語語可易而為齊然則氣質一定而
不能自易其習者非以其不學歟氣質之用
狹道學之力習其所自習者未嘗察也天氣
而地質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間亦一物耳物與
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不繫其習乎思

藏書鈔本
仿書編本於梠

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有於求師顏
子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孰師
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夫葉公
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
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寄於
緇衣者亦可觀焉楚國之賢無出其右子
路非慢賢者也曾有仲尼而彼不知焉則
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
北方之學莫之或先故孟子以良為豪傑
之士為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

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者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監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醇有之予問公曰伯醇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程伯醇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中立楊先生亦未有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

藏圖鈔本

仿書樓本於榻

漸於是時亦所以聞警予之謬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瀾於北壑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惑然後養熟而道凝山上有木其進也漸矣合抱之材豈一朝一夕之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可以愈於彼爾而物之終始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

乎一默非語言之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
禍尚未誅殛戴恩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
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
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無言作
責沉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篤之使
有成也政和二年八月九日了齋書

藏書鈔本

仿書樓本於稿

元本無

論尊堯集表

宋岳珂

日錄一書本熙寧間荆公奏對之辭私所錄記紹聖以後稍尊其說以竄定元祐史牒蔡元度卞又其婿方烜赫用事書始益章建中靖國初曾文肅布主紹述垂意實錄大以据依陳了齋瓘爲右司員外郎以書抵文肅謂薄　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不可文肅大怒罷爲外郡尋謫合浦了翁始著合浦尊堯集爲十論亶辯其所紀載猶未敢以荆公爲非及北歸又著四明尊堯集爲八門曰聖訓曰論道曰獻替曰理財曰邊機

曰論兵曰處己曰寓言始條分而件析之無婉辭矣政
和元年　徽祖聞有此章下政典局宣取時了翁坐其
子正彙獄徙通州郎移文索之了翁遂以表進乞於
御前開拆初崇寧既建辟廱詔以荆公封舒王配享
宣聖廟肇叛坐像了翁憤之併於奏牘寓意其畧曰代言
之筆盡目其徒爲儒宗首善之宮肇塑其形爲坐像禮
官舞禮而行諂吏書獻佞而請覲光乎仲尼乃王雱聖
父之贊比諸孔子實卞等輕君之情彼衰周之僻王棄
眞儒之將聖當時不得配太廟之享後世所以廣上下

之祠今比安石爲欽王之臣則方　神考爲何代之主
又況一人幸學列辟班隨　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驕
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多士心寒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
倒之禮　神考之再相安石始終不過九年安石之屏
迹金陵棄置不召者十載八字威加於鄧綰萬幾獨運
於元豐豈可於善述之時忽崇此不遜之像又曰又況
臨川之所學不以春秋爲可行謂天子有北面之儀謂
君臣有迭賓之禮禮儀如彼名分若何此乃衰世侮君
之罪豈是先王訪道之法贛州舊學記刊於四紀之前

辟水新廳像成於一婿之手唱如聲召應若響隨其自
叙則曰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耿然未捨塡波
之願殁而後已志不可渝望雖隔於載益夢不忘於馳
闕丹誠上格天語遥詢要觀尊王之恭緩議奸時之罪
淵永在念梟磔寧逃書奏有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
無緒並係詆誣不行毁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
停送台州覊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
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於是廟堂意叵測識者爲了翁
危之了翁不顧至天台剡謝之辭猶曰知詆誣之不可

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私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
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毁棄有誤咨詢
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發路特建刑
章若非蒙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造其凛凛不屈蓋
如此余後因讀夷堅支乙見其記優人嘗因對御戲設
孔子正坐顔孟與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
居上孟辭曰天下達尊爵居其一輒僅蒙公爵相公貴
爲眞王何必謙光如此遂揖顔子顔曰回也陋巷匹夫
平生無分毫事業公爲名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

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復未決子路在外憤憤不能堪俓趨從祀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議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是知當時公議雖小天下俚猶不愜不特了翁也其後朝議亦頗疑於禮文遇車駕幸學輒以屏障其面是時荆公位實居孟子上與顏子爲對未嘗爲止夷堅誤矣國初舊制兖鄒二公東西嚮今郡縣學二公所以並列於左者蓋

靖康撤荆公像之時徒撤而不復正耳其位尚可攷也然　徽祖聖孝根心每以裕陵篤睠之故不忍以荆公爲非翠華北狩居五國城一日燕坐閒外有貨日錄者亟輟衣易之曹公顯勛親紀其事羨墻之念本無一日忘了翁之辯雖明其迄不見省者亦政宣大臣無以正救爲將順者歟

元本無

劉朔齋跋尊堯集

宋劉震孫

忠肅陳公尊堯集與介甫日錄字字對壘使天下後世知神考之聖明介甫之誣謗較然如白黑之不可以貿亂上以紓在天之憤下以彰無君之戒猗歟偉哉方京卞得志諸賢被禍非公有貫日月裂金石之忠義有動山嶽倒河海之力量有蹈白刃甘鼎鑊之氣節奮此筆誅此奸則邪說肆行天下惟王氏之信而神考畏天法祖愛民之本心亦將闇然莫能暴白則是書也直可與尊王一經并行於千萬世矣嗚呼介甫讀書人非若世

之鄙夫患得患失者顧以險狠自用剛愎好勝所爲一不遂則忿懥所發天地易位所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小人之無忌憚者亦不敢出諸口介甫獨唱言之而不怍食餌之詐仁祖薄之則御恚不忘而紛更之論起新法之害神考廢之則怨懟不平而誣謗之史作二事皆無君之大者無君之罪浮於誤國尊堯之書出而是非始定天生斯人豈偶然哉震孫蒙恩使閩行部過延平嘗有詩云川媚山輝寶氣鍾尊堯而後幾儒宗往來但指龍津說不道人中自有龍蓋以識其景慕之意一日公之裔宣子袖此卷相示歛容肅讀生氣凜凜如見公手題臣某謹對時不意垂老有此奇事乃麄記其梗槩於後爲子孫者其寶之咸淳二年七月己亥後學渤海朔齋劉震孫謹跋

元本此序在卷首

跋重刊尊堯集序

元林興祖

尊君大義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王氏曰錄何其與乖悖子雩尊其父婿卞尊其婦翁臣安石之不尊君何也四明尊堯集陳了翁忠憤至今猶有生氣視合浦尊堯集異矣翁九世孫文綱重刊是集天子南面之靈春秋尊王之意豈容撰曰錄者之坐乎其旁豈君拜於前而容其舊臣之坐乎其上予讀重刊集又喜其孫之能尊祖故不避其僭而書乎其端歲在己卯後至元之五年夏六月十有二

日前奉政大夫德安府隨州知州兼勸農事三山林興祖
拜手謹書
昨夕煩熱不得眠侵晨坐園中水榭桉畢
四月十一日氏舟記

跋重刊四明尊堯集　明張泰

四明尊堯集了翁何以有是作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了翁之心其孔孟之志之願歟有人於此言僞而辯行僻而堅順非而澤彊記而博如亂政大夫少正卯幸而免於誅而不能逃於呂誨先見之明退而著書憤欝怨望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侮上創天子北面君臣迭賓之議以亂大倫及其歿也畫像有贊出於子雱之口辟雝坐像成於婿卞之手至尊行禮於其前故臣驕倨而坐視將使堂陛陵夷冠屨倒置啟後世攘奪

之患自開闢以來未有悖慢如王安石者也學孔孟之正道爲有宋之諫臣能不爲之寒心乎此了翁四明尊堯集之所以作也集有序進集有表編類王安石日錄凡六十五段釐爲八門始於聖訓終於寓言又各爲論以繫於下公平生奮身狥國危言正論未易殫舉而其所以推崇君父排抑姦罔尤見於是書蓋公自離合浦以後十年之間光陰精力畢於此矣於是安石作俑於前雩卞效尤於後向微公著論以闢其非則何以誅安石無君之心觧神宗震赫之怒慰夫子在天之靈明春秋尊王之義而扶植名教使天下後世曉然知君臣之大義截然天冠地屨之分凜乎其不可犯邪是集當時已獻之黼座藏諸金匱久矣至公九世孫文綱復梓行於世其有功於世教不小正統戊辰適罹兵燹彝復重刊貯之祠宇今其十二世孫瀚爲博士弟子員間以後序屬於余余生也晚且不文姑述其梗槩而僭序諸左方云

跋重刊四明尊堯集

明舒芬

四明尊堯集了翁陳先生闢王氏日錄以尊其君者也今裔孫以尊堯序屬芬芬獲覩闕里敢拜手稽首叙曰在昔帝堯惇仁義以治天下其道一而已矣三代世守以爲典法周降而季始有外其道而爲異端者由是岐而爲二焉如楊墨言仁義至於無父無君與吾聖人之仁義不遺其親必愆其君者判如氷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也故孟子闢之爲禽獸不與人類齒蓋楊墨不闢則仁義之道不行仁義之道不行則君父之分不尊七篇仁義之說不

穿於不作也至於王氏之學則不然假仁義之道以文其行而實背之狹仁義之術以事其君而實傲之蓋非楊墨別爲一種之學也將擠之爲異端則誦法吾孔子者也將與之爲聖賢則奸名犯教而非吾仁義之道也了翁所以始則蔽其術而深譽之終則悟其非而深闢之蓋王氏不闢則仁義之道不明仁義之道不明則神考法堯之道爲不尊矣尊堯之集亦不容於不作也夫闢王氏以尊堯與闢楊墨以尊君父蓋同功而異指其爲世道慮也深矣且孟子闢楊墨於方熾之時了翁闢王氏於既殁之後非有遲速之不同由二氏之學有不同也楊墨之學淺而易知譬之有形之疾發與肢體之間藥鍼鑱砭施之而無疑也王氏之學深而難破譬之無形之疾發於臟腑之間必診之脉絡察之形色遲久而後知也了齋豈無定見而反覆其証哉雖然世固有誤察其証終迷而不復者了齋復之不遠誠醫國之良也惜乎道君不能用遂至疾至膏肓延及天下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皆正德己卯九月九日賜進士及第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前翰林院國史脩撰進賢後學舒芬拜手謹書

跋

光緒甲申歲春正月衆謀重刊

了齋公四明尊堯集旣藏事宗人紹泉者以書來囑爲跋語於虞公節偉矣生平言行具載宋史本傳及前後序言之綦詳無煩縷述然而日月有蔽蝕山河有隤決其

愛君憂國之苦衷言言炳炳實與天地相
爲終窮百世下讀之尚使人凜凜有生氣
也謹識數言於簡末

宗裔如溶敬書

四明尊堯集者十一代祖忠肅公所著也考是書作於宋崇寧五年至紹興四年公之次男正同綱刊版行世後至元五年己卯九世孫文綱重刊於祠下明天順七年癸未十二世孫紀又刊於臨川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十五世孫載興編輯公之言行錄訂爲八卷集列第五卷國朝康熙十七年戊午裔孫孔頊始刻此集於沙雍正二年甲辰又得裔孫象瀚重刊版藏沙邑公祠內迨咸豐三年癸丑祠遭回祿版亦燬焉

泉嘗考先代著作尊堯集以外有言行錄了齋文集

易說約論諫垣奏議遯齋閒覽默堂集諸書鄉居僻陋採摭無從惟此集僅存又以版燬後刻本寥寥無幾屢經尋訪未獲也光緒七年辛巳泉承闔族命督脩遠祖　中丞公祠及豸山書院因於龍江宗人朝杰植英家和處得之披閱之下字裡行間多有剝蝕銷沉者恐百十年後遂湮沒不傳也嗣世子孫又安敢聽其廢墜因慨然有重刊之志爰請鄉先輩詳加校定付諸手民刻既竣又得宗人旭炯於鄧鑑塘先生處獲公之言行錄爲明嘉靖間印本爰將第五卷再爲校對視龍江所得者更加詳審惜此集晚出以未及校正爲憾因誌其字句於左俾後之有志重刻者訂訛刊謬庶幾定爲善本以垂不朽焉岩光緒十二年丙戌春王正月二十七世孫紹泉謹誌

一卷表

第二行二十字從弗舊誤作亦　二頁第一行第二字從而舊誤作面

十四行比諸孟子舊作孔子　三頁第四行十五字從壞舊誤作懷

十四行第六字從謚舊誤作懿　四頁第一行十一字從鄭舊誤作鄭

第八行第十字從明舊誤作月　第十行十二字從斤舊誤作斥序三頁十七行十三字從僞舊誤作偏

六頁第二行下過當 補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 計十五字

第七行十五字從棄 舊誤作葉 十頁第六行首一字從祐 舊誤作佑

二卷聖訓 六頁第五行十三字從云 舊誤作去

七頁第七行十二字從狀 舊誤作又 八頁第十行第五字從宦 舊誤作宦

十一頁十二行十四字從白 舊誤作曰

三卷論道 一頁第三行二十字從河 舊誤作何

第六行十七字從如 舊誤作亦 十二行孔子曰 補博施濟衆

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安民堯以爲難 計十九字

十八行十二字從事 上在字誤 二頁第二行太苛下 補士 字

第九行第八字從者 舊誤作若 十三行末一字從問 舊誤作聞

十四行十一字從人 舊誤作入 七頁第八行末一字從給 舊誤作始

八頁十二行十四字從卑 舊誤作平 十四行春秋者下 補必陷僭

僞之誅死罪之名其實指以爲善而爲之 計十九字

四卷獻替 五頁第十行之言曰下 補如字

五卷理財 一頁十二行却字下 補更字

二頁十二行天下下 補事譬如和羹當今酸鹹適節然後爲和今

偏於理財與 計二十一字

六卷邊機 一頁第四行十二字從墾 舊誤作懇

二頁第二行未敢下補放字　三頁十一行三四字從怐懼誤作恆悞

五頁第三行十九字從計舊誤作詳　六頁第五行十九字從韶舊誤作詔

十三行安石上補夫字　七頁第二行十二字從人舊誤作人

十四行十九字從墳舊誤作墳

七卷論兵

二頁第三行第七字從可舊誤作不　三頁十六行末一字從析舊誤作析

八卷處已

二頁十三行十九字從易舊誤作是　一頁十六行漏字上補見槩多三字

十五行無疑下補也字　四頁第六行十一字從否舊誤作咎

八頁第一行十三字從聖舊誤作信　九頁第二行十八字從粲舊誤作蕃

十一行第九字從眷舊誤作春　十三行第七字從柄舊誤作炳

十七行安石上補以不吝之明改用人之過此　神考之所

以合乎成湯也計二十一字

九卷寓言　七頁第三行第八字從書舊誤作言

十卷後序　三頁第九行太古下補以來至於

今日亹亹而不斷者非此理乎冠屨衣裳一計二十一字

十一卷岳公論表　五頁第四行十三字從目舊誤作日

一頁十六行第十字從佞舊誤作倭

三頁第九行名字下補世字

十頁第五行舒公跋十八字從岐舊誤作岐